

# “越界”序言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sup>①</sup>

【法】福柯著 王楠译

Michelle Foucault

**Abstract:**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was first published in *Critique* (No. 195 - 6), in response to Georges Bataille’s *Transgression*. It reveals an important theme of modern French thoughts, which can be found in Maurice Blanchot, Bataille and Foucault, i. e. a counterstrike against the suppression or negation by Enlightenment or reason. The so-called “non-rational” matters are given a forum for discussion, where anything “transgressive” would pique interest. Naturally, “holiness” is one topic that draws attention.

**Keywords:** Bataille, eros, boundary of language, experience of transgression

① 本文原文首次发表于《批判》( *Critique* n° 195 - 6: *Hommage a Georges Bataille*, August-September, 1963), 第 751 - 70 页。之后再版于《言论写作集》( *Dits et écrits*, vol. 1, Gallimard, Paris, 1994), 第 233 - 50 页。本文英文译文最初发表于《语言、反记忆、实践》(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ew York, 1977, 29 - 52)。

我们总是认为性爱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已经获得了其完整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曾踟躅于暗处，掩埋于各种伪装之下——现如今，清醒的意识允许我们破译性爱以便使它浮出语言的地表。然而，性爱从来没有获得更为及时和适当的理解，也不及基督教所讲的堕落的肉身和罪恶那样“表述得恰到好处”。因为性爱是关于神秘主义和精神世界的全部传统，这一传统没能区分欲望、兴奋、刺穿、昏厥、使我们筋疲力尽的倾泻等一连串的性质形式：所有这些经验似乎毫无遮掩和限定地直接指向神圣之爱的中心，既是倾诉又是爱之源泉。<sup>①</sup>悉数自萨德(Sade)到弗洛伊德(Freud)所论及的性爱，现代性爱的特征并非是其找到了语言逻辑或是自然进程的假说，相反，它通过语言暴力，已被“去自然化”的性爱投射出一块空地，这块空地获得了因界限的形成所赠予的合并形式。性爱超越自身指向空无，没有延伸，除非处于中断性爱的疯癫状态中。<sup>②</sup>我们丝毫没有解放性爱，尽管我们，更准确地说，将其推向边界：推向意识的边界，因为它最终还是主宰了我们无意识的唯一可能的阅读方式；推向法律的边界，因为它似乎是普遍适用于禁忌的唯一元素；推向语言的界限，因为它追寻泡沫的痕迹，用以表明语言究竟能够将缄默之丘推至多远。这样一来，我们与有秩序但亵渎快感的动物世界的交流并非通过性爱。相反，性爱是鸿沟<sup>③</sup>——并非是基于孤立或个体的形式围绕在我们周围，而是将我们圈在其中，成为限制我们行为的桎梏。

① 有关乔治·巴塔耶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洞析参见《情欲》[See Bataille, *Eroticism*, trans. Mary Dalwood (London & New York: Marion Boyars, 1962), 117 - 128; 221 - 264.]

② 有关性爱语言的非表征性本质的讨论参见下一篇文章，第70页。

③ 参见福柯：《事物的秩序》，[See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314.]

也许我们会说性爱俨然变成现今这个缺乏可亵渎的客体、存在和空间世界的唯一可能的分野岭。分野并不在于它为我们已有的行为提供新的内容,相反,它应允没有客体的亵渎,一种空洞转向其自身,并非借助外力而是相互之间的亵渎。亵渎——处于不再认同神爱一切的积极意义世界中——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说的越界?在这个文化产生手势语和言语的区域内,对越界描述的不仅是在无介质中发现了神谕,而是发现了重塑空洞之躯的方法,性爱的缺场成为最耀眼的亮点。一种严谨的语言,缘自性爱,不会揭示人类基本属性的秘密,也不会如表达人类学事实那般平静,但性爱会说人不会因上帝的存在而存在;赋予性爱言语是同步的,不论从时间还是结构上讲,通过这一点,我们宣称上帝死了。自萨德开口说出第一句话及由此引发的言论开始,界限之外的言说突然主宰了一切,性爱的语言将我们带到上帝缺场的黑夜,带到我们所有行为指向亵渎的缺场,瞬间又认同性爱、驱散性爱、在性爱中消耗自我,又在越界的空乏和纯粹中修复性爱。<sup>①</sup>

的确存在一种现代形式的性爱:它存在于固定不变和自然动物属性的表层话语中,与此同时含混地将自身归于缺场,归于巴塔耶将他笔下的人物爱波妮(Eponine)所设置的无尽长夜中的一块高地:

透过催我醒来的微风,干涩的寂寥中我似乎感到风在消逝;漫长的寂静划破天际向我袭来。牧师轻身跪下。他开始用沮丧的声调,犹如有人死去,缓慢地唱道:神啊,求你垂怜我,彰显你的仁慈给我(*Miserere mei Deus, secundum*

<sup>①</sup> 参见尼采:《快乐的科学》。[See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167.]

*misericordiam magnam tuam*)。他呻吟的这段美感的旋律的方式却令人怀疑。肉身的快乐面前,他奇怪地忏悔他的痛苦。神父应该用他的否认来使人信服,但他谦卑的努力只会使他凸显得尤为牵强;他的唱段可爱之处,映衬在沉寂的天空下,以阴沉、愉悦、孤寂的方式在他面前展开。我的幻想曲被一段适时的呼声打碎,一段早已被忘却的无限呼声打碎。爱波妮笑起来,而且她笑得几乎颤动的程度;她转过身去,倚着栅栏,像孩子般笑得抖动。她把头埋在手心里,笑着,神父,没能制止她咯咯笑的噪音,抬起头,举起胳膊,瞥见身后一个一丝不挂的人:风吹起了她的大衣,她笑到无力,并且已无法停下来。<sup>①</sup>

自从萨德坚持将性爱关联于我们对语言所做的深刻反思以来,或许性爱在文化中的重要性都源自上帝已死这个信息。上帝已死并不该被解释为他的历史统治期的终结或他不复存在的终极审判,而是人类经验的固定不变的空间。通过否认无限性的界限,上帝已死导致一种体验,一种不再宣称存在具有外在形式,由此,导向一种内化和至上的体验。但是这样的体验,即上帝已死成为公开的事实,又会变成秘密和暴露的场域,加上固有的有限性、界限的无限统治,以及超越自身和发现需要的地方的过度空洞。就这一点而言,内心的体验是完全不可能的体验(我们经历的和构成经历的不可能的存在)。上帝已死并非仅仅是给予我们知晓的暂时经验的“事件”:生命继续不断追随它的宏大的叙事。

巴塔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由上帝已死不可能释放出切实可行

<sup>①</sup> 巴塔耶:《全集》。[Bataille, *Oeuvres Completes*, vol. III (Paris: Gallimard, 1973), 263 - 264.]

的思想,并由此可能给思想造成的混乱。如果说“上帝已死”并非让人惊讶地意识到上帝不存在和杀死上帝的行为两者间莫名的一致,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上帝并不存在,如果上帝从来没存在过,那么,杀死上帝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杀死上帝是因为上帝没有存在过,或者确保上帝永不存在——这显然令人发笑:杀死上帝将生灵从规诫他行为的上帝之存在中解救出来,但同时又将生灵带回那些被无限的存在废止的规诫内——成为牺牲品;杀死上帝将他还原他本来的无我的状态,以至于上帝表现为光环中心如同他在场的存在——为的是欢愉;杀死上帝为的是在振聋发聩的夜晚无法言语,因为这样的创伤会让他流血直至出现“消失在无边寂静的巨人哈利路亚”<sup>①</sup>——这就是所谓交流。上帝的死去并不会将我们拯救到一个规诫和确定的世界,而会带到一个体验边界世界,一个逾越界限的世界。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跨界的经验发现了性爱和上帝已死注定是等同的经验;或者再次向我们表明,正如巴塔耶在“最反叛的书中”宣称:“上帝是妓女”<sup>②</sup>,从这个视角出发,与上帝相关的思想和与性爱相关的理论以共同的形式相关联,因为萨德就是这样认为的,但在我们的时代不会像巴塔耶那样坚持己见和顽固不化。如果有必要确切地定义与性爱对立的性欲,应该是这样:性欲是一种情爱经验,这种个人经验克服了上帝已死的规诫。“性欲能够表达神秘主义所不能言说的东西(尝试过,但失败了):如果没有诋毁、恐吓或是玷污、僭越上帝,上帝即是无,绝对意义上的无。”<sup>③</sup>

因此,性爱的根源,无所限制的行为根源(因为从性爱产生到

① 巴塔耶:《情欲》,第271页。[Bataille, *Eroticism*, 271.]

② 同上,第269页;无节制的讨论见第168-73页。[Ibid., 269.]

③ 同上。[Ibid.]

其成熟,不断牵扯到规诫),并且与上帝对话是西方文化是根源——丝毫没有因为“不假思索地加入凌驾所有词语之上的一个词”<sup>①</sup>而感到不舒服,或者,将我们置于所有语言的规诫之内毫无拗口之感——那么一种单一的经验形成了:越界的经验。也许有一天它会像滋养它的土壤一样成为我们文化中一个决定因素,正如自相矛盾的经验早期的形式就是辩证思想。但是尽管有如此多的散落各处的符码,越界终会在语言中找到它的立锥之地,并将它的光芒洒满几乎整个未来。

有一点是确信的,我们能够在巴塔耶那里找到锤炼的根源,找到希望的灰烬。

越界是与边界息息相关的一种行为,一种这条线的狭小的区域内展现出或隐或现的道路,但或许是完整的轨迹,甚至看得到的起点;很可能它占据跨越边界的整个空间。规诫与越界之间的活动似乎受到单一斥力的控制。越界在每次极短的时间内不断跨越、再跨越一条转瞬即逝的边界,并最终被迫重新回到恰好不可逾越的起点。但是所发生的关联却是相当复杂:这些元素被置于不确定的互文中,被放在瞬间让人失望的确定性中,以至于思考一旦试图抓住越界的瞬间,顿时失灵。

规诫和越界因两者存在的密度不同而共生:如果规诫完全不可逾越就无法存在;相应的,越界只是超越由幻觉和阴影组成的界限那么谈论它也就毫无意义。但是,规诫在掠过这一界限并否定它的行为之外还有生命力吗?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不这样做又可能会是何种情形?就越界而言,在它跨越边界之时,并且知晓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他者生命形式存在,难道它不会耗尽自身能量?

<sup>①</sup> 巴塔耶:《情欲》,第769页。[Ibid.,769.]

在这个时间的临界点上,在两种不同的存在发生微妙转变之际,在这一时刻之外,不会转变为他者存在的全然转变之时,难道越界不会面临四面楚歌的情形?越界用来作为释放本性的途径:规诫将自我全然投放到无限空间,越界发现自身突然被它拒绝的内容掠走,被这一威胁到它存在的异类圆满实现。越界恰好将界限推向它自身存在的边缘;越界迫使界限直面迫在眉睫的消亡的事实,以求发现排斥其外的自我(也许,确切地说,第一次认识自我),在它堕落过程中感知外在的事实?<sup>①</sup>然而,在发泄愤怒的活动中,并非禁锢它,究竟越界的不满指向何处,难道指向规诫和包含自身的所有因素?是什么遏制了侵犯的冲动?除了超越暴力行为或跨越它自己试图抹去的边界的宿命,越界应向何种空间亏欠这种不受限制地使自身完满?

这样一来,越界与边界的关系并非如黑与白、违法和合法、外与内、楼外的空地和其内部空间那样泾渭分明。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螺旋上升的形式;任意一方都不会消失殆尽。或许如同夜空中的一道闪电,整个过程,从一开始,闪电以浓黑夜幕为背景,从内向外、从上到下点亮夜空,然而它归功于周围的黑暗——极度浓黑掩映下的黑暗,黯然沉寂的单一性;闪电在这个空间消逝,用自主性铭刻自我,而渐渐平静下来,成为含混的代名词。

因为越界的存在不仅纯粹而且复杂,如果想要理解并开始思考它的内涵,我们必须将其从与道德纠缠不清的关系中分离出来,

---

<sup>①</sup> 这一段重述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用的手法,并且同样适用于《事物的秩序》的基点,即现代人的思考的方向指向这样一个区域:人类的他者必然成为跟他自己相同的他者。

必须使它从污秽或颠覆等一切负面关联中解救出来。<sup>①</sup>越界并非试图反对什么,也非为了达到目的通过嘲讽或是挫伤事物根基的牢固性;它也不会完全颠倒是非,超越看不见无法逾越的界限进入熠熠发光的空间。越界同样不会在二分的世界(伦理世界)中引发混乱,更不会追求战胜界限(思辨或崭新世界)的胜利;相反,正因如此,越界的作用是为了丈量从界限的中心位置开始向外延伸的距离,并追踪引发界限问题的闪电的痕迹。越界不带有一丝负面元素,反而承认界限的存在——承认越界第一次开发自身存在的区域并一跃而入的无边界空间的无限性。但正因如此,承认其无限性就自然不带有一点积极因素:没有什么可以规诫它,从概念上说,因为没有边限定它。或许它只是承认这一分类法,但仅适用于这种分类法在分清二元事物或是分裂的临界点,或是丈量距离时使用,它的存在可以用于指示区别的存在。<sup>②</sup>

或许在当代哲学发现非必然命题的可能性的时候,一系列全新的批判思潮应运而生,特别以康德为首的机构为批判思潮的进步打开新的思路。我认为,非必然命题的理论如同布朗肖

① 福柯:《事物的秩序》,第 327 - 328 页。[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327 - 328.]

② See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130 - 131; Foucault, "Theatrum philosophicum," in *Language, Counter 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81 - 187; Mark Seems, "Liberation of Difference: Toward a Theory of Anti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5 (1973): 121 - 134.



(Blanchot)<sup>①</sup>为“争议”(contestation)所下的定义。<sup>②</sup>争议,并非暗示对语言一概否定,而是有关命题为无的命题,与语言的及物性(言词达意——译注)毫不相干。并非与否定存在、价值等一系列思考相关。争议是一种承载存在和价值观念并将其推向边界的行为,既而从那里到达本体论的命题得以实现的彼岸;争论就是前行的动力,直到我们抵达存在可及的极限以及这一边界能够给存在下定义的无核的中心。在那里,在越界的边缘,争论的赞许声不绝于耳,没有留下一声尼采笔下驴子的嘶叫。<sup>③</sup>

这样,争议提供了一种经验,一种巴塔耶在他的著作里迂回或反复强调想要圈定的一种经验,一种拥有毫无迟疑地暗指(或质疑)每一件事物的能力,<sup>④</sup>以及争论在以其必要的形式发生的地方

①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是20世纪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译注)

② 有关“争议”的讨论参见巴塔耶《内在体验》(*L'expérience Interieure in Ceuves V.* 24,143,122);福柯对布朗肖的研究《出位的思考》(*la pensee du dehors*, 发表于 *Critique*, no. 229,1966):“我们必须改变内省式语言。它不应该把矛头指向内心,因为心灵十分确信驱逐语言是不可能的,相反,语言是心灵时常较量的一端。”(原注)

福柯深受布朗肖的思想影响,后者一个重要的写作手法就是使文字与现实脱离关系,《出位的思考》,出位并不仅指不在其位,而是既在其位又不在其位,既是又不是,说不是又还是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身在其位的越界(transgression)、移位(deplacement)与转化(transformation)。这部著作可以理解为:1. 不断超越学科界限;2. 脱离原来的自我意识范围或者从别处汲取思想资源;3. 或者是布朗肖发明的一个概念:精神无所事事,悠闲与闲逛。福柯的《癫狂的历史》也可以被读成一本小说,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从来就是被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是从一些最基本的神话出发建立起来的。(译注)

③ 尼采:《查拉图斯拉如是说》,第4部分,“觉醒”。[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Part 4, trans. Thomas Commo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17).]

④ 福柯:《出位的思考》,第16页,第347页。[Foucault & P. Tal Coat, *La Pensee du dehors* (Paris: Fata Morgana, 1986), 16,347.]

指出“存在的瞬间”<sup>①</sup>。就这一经验而言，无人比得上这个恶魔般的人物的怪异——本性中“否认一切”。越界展开了一片火花四射、不断自我肯定的世界，一个没有黑暗或是黎明的世界，一个一口咬下果实，不见内核，反将矛盾置于其中的世界。俨然是魔鬼般抗拒并颠倒乾坤。最初这一经验与神谕相关，或者说，这个边界是由神作的标记，它是神起作用的区域。哲学发现这样的分类并质疑边界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显然成为永恒轮回的无数佐证之一，并且，每天，我们都在成为希腊人。<sup>②</sup>然而，这种流动不应被理解为重返家园的既定的回归或是重新发现了产生和顺理成章解决悖论的本源土壤。<sup>③</sup>再一次引介以思想为中心的神的经验时，哲学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尼采以来（或时至今日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这种经验质疑它的出处时没有一丝一毫积极性，漠视消极性的麻木。没有任何形式思辨活动，没有唇枪舌剑和超验立场的分析能够支持这样一种经验的思考甚或通向这一经验的渠道。今天，边界和越界的瞬间的游戏已经成为衡量一种“源始”思想的基石。而尼采从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源始的思想——这是一种把批判和本体论融为一体的思想，一种追究终极性和存在的思想？

究竟是什么可能性引发了这种思想，至今，是什么看似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又好像引导了我们的回归？究竟产生于何种不可能

① 福柯：《出位的思考》，第 60 页。“对象不仅是受行为暗示的——必不可少——一种存在形式，而且也是一种在时间矛盾形式内一种存在——将生命延期至肖晚时间……内在的经验斥责这样的间歇。应是没有延期的存在。”（原注）[Foucault & P. Tal Coat, *La Pensee du dehors* 60.]

② 出自《事物的秩序》，第 342 页。[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342.]

③ 有关“源始”(origin)的讨论参见尼采“尼采、谱系、历史”一文，该文选自《语言、反记忆、实践》，第 139 - 164 页；有关矛盾的讨论，见《知识考古学》，第 151 - 155 页。

性使得我们受其控制？毫无疑问，据说这种思考开始于西方哲学家康德，他用他一贯的迷宫方式清楚地讲述了玄学话语和他对于理性界限的反思。然而，康德在最终把关键的考察委托给人类学来研究，并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这一思考。并且，我们不假思索地继而把康德的行动解释成赋予玄学一个不确定的延期，因为辩证法代替了质疑存在，并且限制了矛盾和总体性的游戏。<sup>①</sup>为了唤醒陷在辩证法和人类学混乱之中的我们，求援于尼采的悲剧人物、狄奥尼索斯、上帝的死去、哲学家的锤子、超人以及轮回。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无处不在的语言在被问到保证上述人物的在场时显得如此无用？为什么这种思考在他们面前变得无语，如同被迫言说以便继续寻找词语，被迫屈服于语言极端的形式，如同巴塔耶、布朗肖和克洛梭维斯基(Klossowski)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并成为思想的巅峰？<sup>②</sup>

58

这些经验的在各自的范围内的自权终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并且我们必须努力同化他们：并非揭露事实——关于构成边界的语言之荒谬的假象——而是用来作为最终解放语言的基础。但是我们当下的任务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非撒播的语言中。这种语言，几乎两个世纪以来，在我们的文化中保留其分裂性的存在状

① 关于巴塔耶对黑格尔的论述参见《全集》第I卷，第177-190页。又见卡尔·波普尔：“什么是辩证法？”，收录于《猜想与反驳》，第312-335页。[See Bataille, *Oeuvres Completes*, vol. I, 177-190;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1972), 312-335.]

② 参见与此相关的一篇文章“在……外部的思想”(La pensee du dehors)，第524页。(原注)这也是福柯一部作品的名字，可以把它理解为：1. 不断超越学科界限；2. 脱离原来的自我意识范围或者从别处汲取思想资源；3. 或者是布朗肖发明的一个概念：精神无所事事，悠闲与闲逛。(译注)福柯在另有一篇文章论及克劳索斯基(Klossowski)：“Actaeon的散文”，第75-84页。(原注)Actaeon是克劳索斯基笔下的森林中行走人物。(译注)

态；这足以考察它的本质，探究既非完整又非全面地控制自我的这种语言的源头，它主宰着我们并凌驾我们之上，这种语言有时嵌于我们习惯地称之为“色情”的情节中，并且当它看似失去基石之时，突然在哲学的骚动中蒸发。

萨德书中关于哲学话语和描述性场景的结合无疑是冗杂的建筑规则的产物。一些关于改换、连续性或是主题对比的简单法则不足以给语言学下定义。语言学领域是描述和演示，是被言说的，尤其在谈论多种话语的运动和天体的星宿间联系的话题时是理性秩序与愉悦秩序相关联的。我们常说我们所处的星球是一个完全受语言控制的，具有推理（即使涉及故事）、精确（即使什么都没说）和连续性（尤其主线穿梭在人物之间之时）的特征：然而，这样的语言不会有纯粹命题，不会发现幕后发言、不停地维护从宣布“哲学胜利”的朱丝蒂娜的第一次冒险到朱丽叶特在永恒中消亡的话语权。<sup>①</sup>巴塔耶的语言，相反，在这个空间的中心不断消解，他裸露着自己，暴露在狂喜之中，成为一个看得见急切的主体，想要通过自己微薄之力抓住语言，但现在发现被它抛弃，精疲力竭，无言以对。

我们怎么可能发现掩藏在不同符号之下，我们轻描淡写为“性欲哲学”的思想形式？但同时又是如此重要，我们需识别一种（并非激进但很致命的目标）自康德和萨德以来关键性的经验——一种关于限定和存在的经验，一种关于界限和越界的经验。这种思想形式掌控了何种自然的空間，并采用何种语言？不可否认，至今还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反思，没有权威的话语能够提供模型、基础，甚或丰富的词汇。无论如何，我们能否用类比的方式论证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越界的语言，正如很久以前，辩证法被认为是自相矛

<sup>①</sup> 参见巴塔耶：《情欲》，第185-196页。[See Bataille, *Eroticism*, 185-196.]

盾,这样做有用吗?我们的努力无疑更有效地用在试图言说的存在经验上,试图放在语言无法表述的深度上、恰好放在语言正要逃离的地点,那个主体言说失效的地点,而向上望见的超越一切的景致临界点——如最近巴塔耶的死所讲的这种语言。既然他的死已把我们推向 he 留下的文本的这种纯粹的越界,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文本会保护那些想要寻找越界思想的语言的人们,这些文本会成为早已被毁坏的工程的憩息之所。

事实上,难道我们没有抓住一种语言——剥去思想的外衣直捣其不可能性的语言——从而实现越界的可能性吗?正是在这一界限内语言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哲学的语言超越所有的记忆(几乎如此)与辩证法息息相关;诡辩家,如自康德时代通过反复强化哲学领地的言说,得以成为哲学外在的形式和内在发展的动力。我们十分清楚经常引用康德不免使我们接触到希腊哲学思想灵光的影响;并非挽救一段失去的经验,而是有可能走进非诡辩的语言。在我们所处的论争的年代,这个似乎不可回避的历史性挽救行动,并不是表明我们语言缺少新的思辨客体而要加速论争,或是必须以忘记和修复的姿态不断审视。远不止这些,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求证其本质的哲学言说的匮乏、讳莫如深的寂静,最初的辩证法寻找这一领域的新意便是如此。如果哲学现今被说成是多层沙漠化的经验,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失去了合适的对象或是经验的新鲜感,而是因为它突然部分变卖了固有本质。我们无需经历哲学的终结,但是一种重置言说并只有在边界的边缘地带发现自己:也就是说,要么是在纯粹的元语言中发现自己,要么囿于黑暗、不见真理的冗杂语言垃圾中。隔离这些选择、再现我们哲学思考的鸿沟,不只是标志着无序,而是深刻的连续性。这种隔离和真正的不和谐才是与哲学传达为我们的深度相距的真实距离。这才

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重点。

但是从这一空白中能产生什么语言？并且尤为重要的，究竟哪个哲学家会首先开口？“清醒过后，在我们弄清楚人为何物时，我们又会怎样？”迷失在无家可归的人群中，只有此时，我们才会憎恶他们谈资中流露的些许灵光。<sup>①</sup>在一种剥夺了其辩证逻辑，即言之有物、究根问底，哲学家意识到“我们并非知晓一切”；他也清楚甚至哲学家也没有像神秘和言语流畅的神一样继承整个语言系统。次之，他还发现存在另外一种同样言说着，并且他无法主宰的语言，一种挣扎、失败、继而变得沉默，但他不能控制的言说，他曾经使用过它，现在弃他而去，转向一个不断沉寂的空间。最重要的是，他发觉他并非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安居在他的语言之中，即传统上讲的主体在哲学视域中言说——而是这个暴露和不停言说的主体自柏拉图到尼采未被察觉——一个空间，在这里多样的言说主体聚集、割裂、再整合、再排异。<sup>②</sup>从荷马的训诫到都灵街道上疯子的哭喊，<sup>③</sup>有谁能被认为始终不断地使用前述的那种真空的语言？这是流浪者还是他的影子？是哲学家还是非哲学家的第一人？查拉图斯特拉、猴子或超人？狄奥尼索斯、耶稣、还是调解人，甚或面前这个人？哲学主体性的断裂和其撒播，在这个真空中剥夺但又控制着语言，由语言缺场而形成的这一空间可能是当代思潮的基本结构之一。同样，这并非哲学的终结，而是作为霸主和哲学语言

① 福柯：《出位的思考》前言，第10页。[Foucault, "Preface," in *La Pensée du dehors*, 10.]

② 巴塔耶：《情欲》，第274-276页。[Bataille, *Eroticism*, 274-276.]

③ 参见1888年深秋尼采在都灵发疯的前期。（原注）关于尼采的发疯：1889年新年，尼采在都灵小住。一日傍晚，旅馆前有一匹拉车的马因疲惫跪倒在地，而车夫却挥舞皮鞭狠狠地抽打它。看到此景的尼采情绪失控，推开车夫，抱着马头失声痛哭。他的精神病就此爆发，直到十年后去世。（译注）

唯一形式的哲学家的终结。并且或许是所有那些寻求维护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语法功能的统一性的人们的终结——这必然以连贯、甚至哲学语言的存在为代价——我们可以反对巴塔耶例证：他的孤注一掷、从未间断攻击哲学主体的突出地位，正如他的著说中所示，正如他用哲学语言言说时所受的煎熬——正如环绕子夜散落的星际，应允无声语汇的出世。“正如被非限定的牧羊人追赶的羊群，我们，咩咩地叫着，定会逃跑，不停的逃离泯灭个体的恐惧。”<sup>①</sup>

并非只有并列处于语言当中的令人反思的文本和小说使得我们意识到哲学主体的不稳定性。巴塔耶的著说用相当多的细节给这个情境下定义：在不同层面上的语言的不断运动中，那个开始说话的“我”产生一系列离心运动，并且已经处于施展他的语言和安置他自己的边缘：暂时的离心运动（“我在写这个”，或类似“回想，是否我返回这个问题”），不断往返于将说话者与他的词汇之间（如日记、笔记本、诗歌、故事、冥想、或是为了表现的话语等词汇之间），一种从对假定的思考和写作主宰中内心地分离出来（书籍、未署名的文本、书的前言、脚注）。正是处于主体消失的中心位置使得哲学语言前进好像迷宫，并非重新抓住他，而是要（通过语言本身）测试这种消失的极限。也就是说，语言走向极限并到达一个主体存在的空间，但主体完全消失，全然湮没的自我，没有了自我以至于达到一个绝对的真空——一个开放的交流空间：“在这个点上没必要细描；因为我的魂不在，我瞬间进入迷途孩童的夜里，试图延长这份迷醉，除了筋疲力尽没有终点，没法停下这份眩晕。这才

① 福柯：《出位的思考》，第48页。“正中（median）”是一个数学术语：福柯也许要说明由撒播的多个点汇聚在一起而形成新的位置或声音的空间。[Foucault: *La Pensee du dehors*, 48.]

是极大的快感。”<sup>①</sup>

这种经验促成了恰好逆转了至少自苏格拉底以来维系西方智慧的运动,也就是说,这种哲学语言所预言的主体性的安稳统一体的智慧完全由哲学语言造就并实现。但是如果哲学语言是一种无止境的反复哲学家痛苦而且丢弃他的主体性,那么,这种智慧不但因为哲学家的构思和回报毫无意义,并且哲学家语言过期不免产生一种可能性(建于其上的语言会垮掉——死者的面容;垮掉的地方——即真空空间就是死者的归宿):发疯的哲学家的可能性。简言之,哲学家不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之外(外在意外和幻想实践的结果),而是在语言的可能性中心找到哲学存在的越界可能;并且因此,非辩证的语言极限只有在超越言说者中产生。越界和存在的游戏作为哲学语言的组成的基础重新生产和不断生产中。

作为本质上分裂/突转直下和断续的曲线的产物,这种畸形、突兀的语言描述这样一个怪圈;它直接指涉自身并折回质疑自身的极限——如同闪着奇异之光的夜晚一点夜灯,照亮由此产生并该真空空间所能指向、触摸的一切。或许,正是这样有趣的布阵解释了为什么巴塔耶赋予“眼睛”<sup>②</sup>如此坚定的重要地位。<sup>③</sup> 在他的一生当中(从第一部小说到《情欲的泪水》),眼睛被认为是内心体验的外在表征:“在痛苦的极限,我隐约求得一丝荒谬,一只眼睛在崩溃边缘睁开,在我的头颅中央。”<sup>④</sup>这是因为眼睛,一个小小的白

① 福柯:《出位的思考》,第68页。[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68.]

② 《眼睛的故事》讲十六岁男女主角的激情与越轨,超越放荡,欢庆过剩和耗尽。小说颠覆眼睛作为理性之光的隐喻。他的写作拆解主体性,追求极致经验不断寻找超越极限的缝隙。(译注)

③ 参见罗兰·巴特:《眼睛的隐喻》(*Essays critiqu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4),第238-244页。

④ 福柯:《出位的思考》,第92页。[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92.]



色球体,闭上即黑暗,追踪只有视线所及的极限边缘。闭上眼睛后的黑暗,眼睛昏暗的中心,像一股喷泉,投射一个能够照亮世界的地方;但是,眼睛同样在瞳孔内聚集了世界之光,那个小小的黑色的点,夜里转变为照亮物体的一束强光。眼睛是镜子和路灯;夜晚为目光所及的世界释放光,然而,在另外一种并不矛盾的运动中,将同样的光束射向深处令其通体透明。眼睛的球体具有令人惊奇的性质——就像鸡蛋,聚焦与夜和强光的中心,到达继而又停下。这正是越界行为的存在的表征。

64

这只眼睛,从反射原理来讲,产生于观察的能力并常常不及自身。躲在其背后的每一只眼睛,还存在一个更加纤细的眼睛,看见一只如此审慎但很敏锐的眼睛,以至于所有有力的一瞥可能被认为吞噬着白色球体;就在这只眼睛背后,还有存在另外一只,还有很多只眼睛,一个比一只更加微小直至我们得到一只全部物质就是视像的透明体。这种内部的运动最终化为非物质中心,这个中心创造和合成了不可及的真理形式。巴塔耶完全扭转了方向:视像,穿过眼部球体的球状极限,构成瞬间存在的眼睛:视像带着光束(喷泉、泪流以及,不久,血)将眼睛抛出,推向瞬间消失其存在实体的极限。只剩下白色的球体,涌着血,丢在一旁,所有的视像瞬间被掐灭。就在视像曾经经过的地方,只剩下颅腔,只有这个连根拔起的眼睛曾经存在的黑色球体关闭了视域,剥夺了视像,但提供一个缺场的空间,这个不可摧毁内核的空间囚禁着失去的一瞬。由暴力和挖取产生的瞬间,眼睛当然是被看的,但不可能产生视像:哲学化的主体占据并追踪到一个极限;对哲学语言的主宰现在从远处传来,在挖取眼睛主体身后留下一片无尽的空间。

但是也许眼睛实现了它最重要的作用,它被迫离开常态的位置,向上翻动使其回到黑暗和布满星际的颅骨内部,向我们展示其

通常的隐藏的表面，洁白且看不见的：在表现它的洁白的运动中它面前的世界落幕（洁白毫无疑问是清澈的意象，但就这一点来说，它不能与之交流，也无法交流）；瞳孔内夜的圆环被用来说明“由一束光照亮，揭示夜晚的缺场。朝上的球体暗指最开阔、最透明的眼睛：如同使球体滑到杠杆的中心位置，停在相同位置，打破白昼和黑夜，穿越两者的界限，但仅仅在同一条线上，其背面发现了它；而且挖取眼睛后的白色部分好像暂居于瞳孔缝隙所处的位置，这部分半球跨越视线的界限像是眼睛的存在——当它逾越这一缝隙到达了证明视像所代表的白昼”。如果人不是被迫闭上眼睛，那么他就最终不能看到值得看到的事物。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会涉及任何内部秘密或是黑暗世界的发现。从常态的位置上撕裂下来并翻转向眼眶内，眼睛现在把光聚焦在留下的眉骨深洞中。这种球体的翻转可能看似一种对“极乐死亡”（*la petite mort*）的背叛，<sup>①</sup>但是，更准确地说，它仅仅说明它在常态位置，在眼睛转动的，生来所处的位置而经历的死亡。死亡，对眼睛来说，并非总是扩大了视野，但是眼睛在它常态的位置上不断逾越的这一界限，在一切生发源头的空洞，在这一界限在眼睛从常态位置挖出的狂喜的运动中被提升为一个绝对的界限。这只倒置的眼睛发现连接语言和死亡的瞬间，这一瞬间它实现了极限和存在的关联；并且正是基于此，它派生出语言的声望，这一过程产生了一种语言。因此，打断巴塔耶的故事的伟大场景不免关系到性爱死亡，挖出的眼睛展示出白色的界限向巨大、空洞的眼眶转动。《天蓝色》（*Bleu du ciel*）异乎寻常地精确勾勒出这一运动的过程：十一月初，正当德国墓地的土壤因闪烁不定的烛光和残烛焕

<sup>①</sup> 巴塔耶：《全集》，第 III 卷，第 481 页。[Bataille, *Oeuvres Completes*, vol. III, 481.]

发生机之时,叙述者和多罗丝躺在林林丛丛的墓碑当中;在死人面前做爱,周围的土壤看似通明夜晚的天空。头上的天空形成一个巨大空洞的眼眶,死亡的面具,他认出他不可避免的末端,在这一刻快感占据四个转动的球形肉体,使得他的视像得以翻转。

多罗丝身体下的土壤裂开如同坟墓,她的小腹展现在我面前,像是肉体的墓穴。在星夜的墓地做爱,我们惊愕于昏厥的那一刻。每一束光线勾勒出坟墓里死人的骨架,并形成摇摆的天际同我们交合的身体一样感到不安。我解开多罗丝的衣服,抓抠新鲜土壤的手弄脏了她的衣服,她的乳房。我们颤动着,像是两排咬得咯嗒嗒响的牙齿。<sup>①</sup>

但是对于思想体系来说,这会意味着什么呢?这只不懈努力的眼睛有何重要性,尤其对于巴塔耶来说是他不断言说的内在经验、极端可能性、滑稽过程、或冥想?<sup>②</sup>当然眼睛的隐喻只不过和笛卡尔的“视像的明确概念”或他称这种锐利的思想为瞳孔巅峰如出一辙。<sup>③</sup>就事实来讲,挖出的眼睛在巴塔耶的语言中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标注了界限就不会有意义。它说明在语言到达其边界、覆盖自身时,爆炸并以激进的方式大笑、流泪,在挖眼的狂喜、死亡的恐惧中挑战自我,同时定格在这一范围内,用第二语言言说自我,即主宰一切的主体的缺场略述本质空洞并不断击碎话语的连续性。被摘出的或者说被挖去的眼睛划定了巴塔耶的哲学语言范

① 这些概念反对黑格尔的工作合勇气“非播撒存在,大笑、狂喜”的思想。

② 参见笛卡尔“第三冥想”,见《全集》第V卷,第123-126页。[See Descartes, “the Third Meditation,” in *Oeuvres Completes*, vol. V, 123-126.]

③ 巴塔耶:《情欲》,第275-276页。参见《事物的秩序》,第211-216页。[Bataille, *Eroticism*, 275-276; Foucault, *Order of Things*, 211-216.]

畴,关注却又失去语言自身的范畴,但主体从未停止言说——有点像内在、透明和显赫的神秘主义者和通灵巫师之眼在用嵌有充满令人惊愕的神秘祈祷语突然沉默无语,用以表明与灵魂交流。同样,但用截然相反的方式,巴塔耶所说的眼睛描绘语言和死亡共享的区域,这里语言在跨越边界的冥界发现自身的存在:哲学语言的非辩证形式。

在巴塔耶言说并且在他断裂的语言中发现了非断裂的区域,这只眼作为重要的隐喻建立了一种联系,先于任何一种话语形式,存在于上帝的死亡(运行头顶的太阳以及遮蔽世界的巨大的眼睑),极限的体验(来自死亡,在发现其内核就是空洞的头颅——中心的缺场中的光亮中耗尽自我),继而在语言失效的那一刻折回自身,在别种哲学中成名,成为真理之光或是绝对极限的思考。展现在这只眼面前,在其中轴线上永久地揭示界限的存在:我永生不会忘记那充斥暴力和惊悚的体验,这一切来自睁开人的双眼,正视存在和发生的一切的意志。

或许在走进绝对黑夜的一瞬间,这种越界的体验揭示了极限和存在的关系,这个考古学式的思考瞬间,自康德以来,仅仅通过辩证法的语言远远地圈定一个范围而已。

20世纪无疑将会发现有关耗尽、极限和越界相关的类别——在这场不可避免的运动中它们是令我们伤神又不断完美我们的奇特和不屈服的形式。在把人类视作工人和生产者的思想体系中——即指18世纪末以来的欧洲文化,消费完全建立在需求之上,而需求也全然建立在欲望之上。当这一要素被引入利益的研究领域中(满足人的欲望),将人类卷入一种简单“人类学式意义”的生产关系中:如果人类被置于他自身的真实本质之外并为了通过他的劳动和双手生产产品的需求,仍然通过自身劳动者重新体验到

人的本质并获得他自身需求的无限满足感。但是这种需求无疑会错误地理解欲望,认为欲望就是定义工作的最低人类学因素;同样,需求也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或者说需求至少解释法律不能规诫生产的辩证代码。性欲的发现——即萨特最初发现的无限非真实的空间,我们如今发现并囿于其中的禁地体系形式,发现带有既反对又支持的越界的普遍本质——这一切足以有力地表明将千年辩证语言归结于性欲为我们形成主要经验的可能性。<sup>①</sup>

也许在我们的文化中,性欲的出现作为“重大事件”有其多重价值:它与上帝的死亡和位于人类思考边界的死亡的本体空间息息相关;它与寂静和捉摸不定的思考形式的幽灵不可分割,在这种思考形式中质问界限代替总体性的探讨而越界的行为代替悖论的活动。最后,这涉及通过语言质疑语言的怪圈——情欲文学“诽谤”攻击,远非终结,相反从第一次使用词汇之初就开始了。性欲作为被言说以及被言说的程度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并非两个世纪以来我们的语言被色情化了,相反,自萨德和上帝死去,在语言领域中,语言吸收了情欲,去除情欲的本质,将其置于一个建立其主权并不断建立逾越界限的法则的空间。就这个意义来讲,作为基本问题,情欲的出现记录了人作为工人的哲学转变人作为主体在言说的哲学;并且,就作为传统上仅次于知识和工作作用的哲学来说,应该承认,作为核心结构,而非危机的标志,哲学现在处于知识之后屈居第二。哲学并非宿命于承担重复或评说的作用,但是哲学体验自己,和语言的边界,并在语言的越界体验中,正如巴塔耶,将越界语言带给支支吾吾言说的主体。在性欲开始言说和被言说的那天,语言不再作为无限性的遮羞布和语言所需的模糊性,我们

① 巴塔耶:《全集》,第354页,转引自第326-327页,第349页。[See *Oeuvres Completes*, 354, 326-327, 349.]

现在体验了界限和越界。在这个昏暗的范围内，我们与上帝的缺场相遇，我们的死亡，限定了语言的越界。但是也许越界的体验为那些从辩证语言的各种形式中解救出来的思想提供了希望，就像巴塔耶，在不止一次的场合上，当他提到绝望的夜里，丧失语言的体验：“我所谓的夜与思想黑暗的区别是，夜拥有光明的暴力。是的，夜：思想的青春和清醒之域。”<sup>①</sup>

或许这种阻碍哲学发展的言语困境，即由巴塔耶探讨的困境，不应被认为是辩证法的终结所看似表明的语言的丧失。相反，这种困境在语言范围内实际体验的哲学经历，越界体验的发现，即哲学必须当下理解的形式，在语言实践中并在不能被言说的运动中得以实现。

或许，这种“言语困境”也给这个空间一个定义，这个空间给予言说的主体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并非表述自己，而是暴露其外，主动迎接这一边界，并在他所说的每个词背后，面对他自身死亡的现实，这个区域，简而言之，转变为一种由莱利斯(Leiris)提出的“斗牛术”(tauromachy)，他认为他自己行为即作者本身，但无疑也是巴塔耶的观点。<sup>②</sup>在任何一个事件中，正是在竞技场的白色沙滩一方(一只硕大的眼睛)巴塔耶体验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对他的思想至关重要也是所有他的语言的特征——即死亡与交流会话，那只被挖去的眼睛，一个白色沉默的区域能够成为夜里尸首的一个暴怒的种子，赋予情欲——从未停止言说并令其不断言说的缺场某

<sup>①</sup> 参见莱利斯《人》(Manhood)，译自 Richard Howard, Jonathan Cape, London, 1968：“公牛犀利的牛角……给了斗牛士的斗牛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以至于使他不会成为简单炫耀舞技的芭蕾舞者。”

<sup>②</sup> 巴塔耶：《全集》第 I 卷，第 57 页。[Bataille, *Histoire de l'oeil*, in *Oeuvres Completes*, vol. I, 57.]

种内涵。当牛角(一把带着黑夜威胁的尖刀,以及发自黑夜中眼睛的颠倒的黑白的光形象)穿过斗牛士的眼球,他眼瞎了,死了。西蒙尼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我们期待的一幕:她吞下一个苍白和没有外壳的种子把它返还给原初的夜晚披着光明的男子,这个男子刚刚杀了人。这只眼睛返回到他的夜,圆形竞技场翻动旋转;但正是这一刻当存在显现于这个瞬间,这一行为越界并触摸自我的缺场:“两个相同颜色的球体和一致性同时在相反的方向被激活。公牛的白色睾丸穿过西蒙尼黑色和粉色肉身;一只眼睛从这个年轻人头上剖出。这次巧合,与死亡关联到某种尿液的液化,给了我马雪儿(Marcelle)一个重要时刻。我似乎在这一无法抓住的一瞬触摸到了她。”<sup>①</sup>

<sup>①</sup> 巴塔耶:《情欲》,第170页;“享乐是如此接近破坏性的耗尽以至于我们把高潮称作‘小死亡’”。[Bataille, *Eroticism*, 170.]